

一戏一格 转化求新

艺海观澜

何冀平

综艺节目积极探索纵深化、融合化路子,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,追求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,成为引领文化风尚的新抓手、新入口



作为编剧,我为话剧、戏曲写剧本,也为影视剧写剧本。不论写什么,写作的根本不变。只有把基本功打牢,才能做好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我遵从传统的编剧基准,从最难写的话剧写起,这帮助我在后来的编剧创作道路上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

在影视和戏剧两大领域中切换,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融合。电影与戏剧不同的表现方式,打开了我习惯了的剧场思维定式,我的笔开始敢于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作间相互转化。1988年我写完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之后,一直没有机会继续写话剧。那些年,我都在写影视剧,直到1997年创作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。看过《德龄与慈禧》的观众说:这部戏有电影感。这种融合转化是不自觉的,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不论什么题材、不论写影视还是戏剧,首先要“好看”。只有观众愿意走进来、看下去,作品传递的精神才能抵达观众。“好看”的关键在人物。我有些作品之所以被大家喜爱,是因为观众认同剧中的人物,比如金镶玉、黄飞鸿、卢孟实、德龄等等。《新龙门客栈》是港味武侠戏,我把武侠片中经常出现的青山绿水改为大漠风沙,场景转换,出现了洒脱泼辣、有情有义的女中豪杰金镶玉;《德龄与慈禧》中,德龄不改本色,大胆可爱,敢言敢为;《天下第一楼》里,经营饭庄子的老板卢孟实从食中五味体悟到人生五味……一戏一格,不重复、不对付。

主旋律题材的写作也是这样。大历史也要有人物,有人物才有情,才可能感动观众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《决胜时刻》是我创作时间最短的电影剧本:要在三个月之内完成。我写过武侠片、古装戏、年代剧,写过抗日战争题材和现实题材,写新中国领袖人物还是第一次。与我过去的写作相比,此次最特殊的一点,是要以史实为依据,剧中所有情节以至台词都要有出处。我集中看了几部重大历史题材影片,基本上都是史诗风格,拍得都很好。

我站在幽静的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院落中,这里是中共中央进入北京后,毛泽东同志第一个办公居住地。在这里,党的领导人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政策,完成渡江战役,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就要实现。写重大历史题材,尊重历史是基石,具体如何写并无一定之规——按照我对艺术创作的理解起笔,此次创作的落脚点依然是人物。除主要人物毛泽东同志,我设置了三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,他们的生活和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三个年轻人的存在可以丰富主人

核心阅读

不论什么题材、不论写影视还是戏剧,首先要“好看”。只有观众愿意走进来、看下去,作品传递的精神才能抵达观众。“好看”的关键在人物。

与原创相比,改编同样不易为之,给已有的人物一个新的角度和立意,是对剧作家的挑战。多看好作品,学习他人长处,可以推动自己在创作上的转化与发展

在长年写作生涯中,我面对的题材类型千变万化,需要我不停求新求变。不变的,是每部作品都融入了我的心。不断收纳人间故事,把人世阅历、点滴情怀化作人物和剧情,轻轻推动更多人对生活、生命的感悟,是我这个行当的使命

公毛泽东

同志的形象,也容易引发年轻人观影的兴趣和思考。有了人物,还要有细节。影片中,毛泽东同志在街边小摊跟摊主聊天、帮警卫队长写情书、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外语,这些日常生活细节表现出主人公的人格魅力,可敬可亲。

与原创相比,改编同样不易为之,给已有的人物一个新的角度和立意,是对剧作家的挑战。盲目求新,容易改编得离谱;一味求稳,容易因没有特色慢慢被人们淡忘。国产动画片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的剧本改编就很成功,其中有两点尤其改得好。一是“魔

童哪吒”看起来反叛传统,实则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热血和真诚。传说中哪吒与敖丙结下宿怨也被改为两个年轻人“不打不成交”、相互欣赏;一是原作中父亲李靖为生出生性顽劣的儿子闷闷不乐,竟企图逼死哪吒。这次改编,李靖一直在呵护哪吒,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孩子。这种人性之爱、父母之爱具有普遍意义,成为影片中的暖心一笔。哪吒最后没有变为神,仍是一个顽皮可爱的孩童,让人怜爱,也更接近现实,博得观众喜爱。我将老舍先生短篇小说《开市大吉》改编为同名话剧,将刘鹗《老残游记》改编为话剧《还魂香》,都是从原著中取材,任我选用,同时不偏离原著主题。

多看好作品,学习他人长处,可以推动自己在创作上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

面对不熟悉的题材时如何创新?我想起戏曲作家翁偶虹先生。写过上百出古装戏,但不熟悉中共地下党生活和人物的他,为什么能写出京剧现代戏经典《红灯记》?那里有他的融会贯通。比如,他从骨子老戏《断臂说书》和《赵氏孤儿》,联想到怎样写《痛说革命家史》,让这部新编现代戏成为经典,家喻户晓。影片《决胜时刻》中有一个重场戏渡江战役,仗打得很激烈,毛泽东同志在双清别墅指挥战斗,彻夜不眠。当前方传来我军第一只船登上长江南岸时,毛泽东同志很兴奋。这时候他会说什么?如果说“打得好”就太一般了。我让笔下人物脱口而出:“赤壁一战乾坤转,东风送我第一船!”这是京剧《群英会》中的一句唱词。我想,毛泽东同志喜欢京剧又常作诗,用在这里很适宜,符合人物特点又有个性。

戏曲、话剧、电影、电视,在长年的创作生涯中,我面对的题材类型千变万化,需要我不停求新求变。不变的,是每部作品都融入了我的心。写作中的我和我笔下的人物一样,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命价值轻轻推动更多人感悟生活、感悟生命。生活的坎坷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痛苦,但对写作的



人来说,是一种财富。写作路上,不断收纳人间故事,不断把人世阅历、点滴情怀化作舞台和影片中的人物和剧情,是我这个行当的使命。人渐老,戏不老。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,演了300多场龙套才演到“师傅”的年轻演员已步入中年,演了500多场的老艺术家早已退休,写这部剧时被于是之先生称作“女孩儿家”的我已鬓角染霜,惟有作品依然年轻。我会继续写下去,每一次创作都是我继续前行的力量,是我艺术生命的再次燃烧。

(作者为编剧) 版式设计:张芳曼 图①为新编历史京剧《曙色紫禁城》海报,图②为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海报,图③为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海报。

推动综艺节目持续健康发展

文卫华

近年来,综艺节目在内容和模式自主创新、引发观众共鸣等方面取得亮眼成绩。不仅如此,综艺节目积极探索纵深化、融合化路子,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,追求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,成为引领文化风尚的新抓手、新入口。

很长时间以来,历史类综艺节目一直发挥着传播历史知识的科教功能,而《国家宝藏》《上新了·故宫》《我在颐和园等你》等新综艺节目,不仅彰显传统文化无穷魅力,还有效助推博物馆、文创产业发展。据统计,自2017年《国家宝藏》开播以来,通过“博物馆”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上升了50%，“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”成为新兴热门旅游项目。《上新了·故宫》专门开设投票专区,观众可以对每期文创新品进行投票,得票高者就会投入生产;《我在颐和园等你》直接打造苏州街主题店铺,创造出“网红体验馆”。

音乐剧、街舞、脱口秀等文艺形式,也借助相关综艺节目节目的热播,成功进入大众视野,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潮流文化。曾经,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一度受众有限。现在据统计,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考生增幅达46%。《这!就是街舞》《热血街舞团》等节目的热播,加速街舞在我国的发展。各种街舞赛事不断涌现,年轻人学习街舞的热情高涨,街舞培训行业也迎来风口。《乐队的夏天》《一起乐队吧》《我们的乐队》等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乐队文化,爱上乐队演出。在节目助推下,参赛选手也实现人气热度和商业价值的提升。《这!就是灌篮》将真人秀与竞技体育相融合,对球员选拔以及体育经纪产业链产生积极影响,版权模式被国外传媒集团购买,推动中国原创网络综艺进军海外市场。

综艺节目能够对社会文化深度开掘,“精耕细作”。一方面,综艺节目自身需要迭代升级。近年来我国综艺节目发展迅猛,竞争激烈,迫切需要开拓新主题、新领域、新故事、新视听,以突破同质化竞争的困局。小众领域为综艺节目提供了创新元素和新鲜面孔,综艺节目团队顺势聚焦垂直圈层,从中寻找创意灵感,开掘新的主题内容,拓展节目空间。另一方面,部分文艺形式存在一定的欣赏门槛,缺少有效抵达大众的渠道,综艺节目的“加盟”有效增强这类文艺形式的趣味性、感染力和亲切感。借助专业团队、成熟的节目模式和推广手段,这类文艺形式也进入大众视野,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。

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,当前许多综艺节目进一步开掘内容,拓展行业边界,从而释放出更大能量,助推产业整合升级。比如《中国新说唱》推广华语说唱,积极开发衍生节目和艺人经纪,探索说唱歌手职业发展路径,推动说唱产业规模化发展;《铁甲雄心》《这!就是铁甲》将“综艺+赛事+教育+产品”四大链条相结合,通过“以综带赛、以赛带学”的方式,投入青少年竞技机器人市场。

“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、紧跟时代潮流,才能发展繁荣;只有顺应人民意愿、反映人民关切,才能充满活力。”综艺节目作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文艺形态,影响面不断扩大,影响力持续提升,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积极传播主流价值,传播正能量,努力在主题立意、文化内涵、审美价值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,推动综艺节目持续健康发展。

塑造工匠群像 礼赞工匠精神

李一鸣

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“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”。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,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,增强全球竞争力,工业水平至关重要。工业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支撑,同时也离不开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辛勤劳作,这些大国工匠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力量。

刘国强长篇报告文学《雄风北来》聚焦当代辽宁工业战线,热情礼赞工匠精神。作为共和国工业摇篮的辽宁,取得过创造千余项“中国第一”的骄人成就,也经历过发展的低谷期。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巨大压力,辽宁人没有消沉,而是艰苦跋涉,一步步走出困境,探出新路——在波澜壮阔的工业进程中,人与人与自然、人与机器、人与科技共同奏响生动激越的篇章。

为撰写《雄风北来》,作者扎扎实实地深入生产一线,与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者交朋友,在机器轰鸣中感受人机交融,在800米深井下体会劳动的庄严,在精微的操作台上观

察细节,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感受人性之美与工匠智慧。作者的笔勾勒出人物严谨专注的工作态度、爱岗敬业的职业品质和追求完美、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。可以说,大国工匠身上所闪耀的光芒,正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。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,大力弘扬中国精神、中国智慧、中国力量,显得尤为必要。报告文学家不仅是重大社会事件的亲历者、记录者,同时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考者、行动者,他们以手中的笔烛照现实、启迪人心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部报告文学具有特殊意义。

《雄风北来》细致刻画了一群奋斗在工业战线、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。他们中有白手起家打入国际市场的农民企业家、有远近闻名的“技术大拿”、有一路披荆斩棘的创业团队、有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采煤队长、有千尺井下的铁骨硬汉……这些有血有肉、生龙活虎的个性人物,正是老工业基地振兴背后的

力量。作者不仅写他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现在,也写他们精彩的过去。青年汽车专家、中国车身电子稳定系统技术专家赵晓亮,年少时曾与世界乒乓球冠军王楠同队打球,是全国尖子选手,放下球拍的他最终走上科学报国之路。

为刻画好人物,作者精心铺排,既有外在结构的严谨,也有内在叙事的丰盈,更有情节上的跌宕起伏。为避免故事情节淹没人物,作者调动多种手段,增加作品可读性:《能源主力》一章借用足球场上前锋、中场、后卫的结构;《蓝色交响曲》一章化用音乐独奏、二重奏、多声部结构;写刘宏亮时,借用老式磁带AB面模式。作者着力营造戏剧冲突,合理掌控节奏,激活微观细节,勒紧逻辑线,让全书的叙事张弛有度,一个个人物呼之欲出。可以说,《雄风北来》有效克服重“报告”轻“文学”的问题,为新时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大国工匠形象。



《雄风北来》:刘国强著;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